正誼堂全書

D仁13
743
93

門亡13
號743
卷93

羅整庵集存稿

明治卅九年
一月九日購求

福州正誼書院藏版

羅整庵先生存稾若干卷自題其首曰後之人於吾晚年成說果能究心則聖賢門戶可得而入晚年成說者指囿知記也又云或不免爲詞章亦當取法於古之作者無事浮夸以踵余愧則此稾之傳亦必擇而後取當而後存又可知矣或者不求先生晚年之說見其文簡潔高嚴淩厲排宕以爲古稱能文章者不是過是先生第因文字之美以傳豈不誣郭吾嘗謂先生之文可以厚人心扶世教者有二夫顯官要職人所共羨也先生於宗伯之命則疏辭於冢宰之命又疏辭凡前後遇官辭疏不一而足當羣材

馳驟之秋有急流勇退之擧吾故表而出之以爲後之砥
礪廉隅出處有節者當必由之至於先生學術之正吾序
困知記已略著大槩今觀茲集多所闡揚其與王伯安湛
元明諸公辨難書尺皆源源滾滾汩長篇所可惜者於
湛氏見其一往一復於王數有酬接最後戊子冬一書辨
致知格物者欲寄去王已下世生不隔代講論紛如莫與
歸於一是吾又表而出之以爲後之向往儒宗辨是非毫
釐者當必由之夫先生之文有功於人心世教如是斷無
湮沒不傳之理然使流播不廣當世不盡讀其書亦後學
者之過也因爲檢選臺中擧其精要者授之梓人學者誠
能讀困知記兼及於此用以堅其氣節一其學守君子之
澤豈有艾哉

康熙四十七年戊子花朝日儀封後學張伯行書於榕城
之正誼堂

董序

成弘間師無異道士無異學程朱之書立於掌故稱大一統而修詞之家鑒守歐曾平平爾文之變而師古也自北地始也理學之變而師心也自東越始也北地猶寡和而東越挾其勳名地望以重其一家之言濂洛考亭幾爲搖撼乃太宰羅文莊先生獨折之曰禪蓋先生束髮登朝即以扶世覺民爲己任嘗坐蒲團拈公案與老衲同參久而見所謂清淨濂身者乃知無善無惡之旨果與詩之秉彝書之恆性辨在毫芒灼然不混此困知錄之所爲作也嗟乎拯溺者不赴水救焚者不蹈火懼其入而不能出也使

先生入而不能出則亦慈湖橫浦之續矣有心哉先生之
衛道乎昔揚子雲著書若瀾言訓纂州箴騷賦皆麗以則
閎以肆而其所自喜者惟太玄然玄學不大顯而世所傳
者乃其所悔爲雕蟲小道者也先生居承明著作之廷薄
文人不爲而大雅之音春容平淡記序之文贍而有體銘
贊之文質而不夸奏對之文讜而不激而書牘數卷所與
諸君子論難往復尤當輔語錄而行所謂造道之言有德
之言並立而雙美者也先生目追典誥而翼之何倣倣焉
規摹秦漢哉神祖朝有以從祀請者疏留中不報方今主
上瑩精理道寤寐眞儒講幄侍臣有推崇先正之緒言以

資啓沃者曠典若有待矣先生之曾孫挺仕刻此編於舊
京而余適以纂修之命至挺仕固以序請念表章絕學有
裨世教非直挺仕率祖之孝也僭爲序之天啓三年八月
華亭後學董其昌譔

羅整庵先生傳

羅先生名欽順字允升江西泰和人性恬雖粹慤年十四
題其門有勉勉於仁義之語識者異之登弘治癸丑進士
及第第三人授翰林院編修閉戸讀書謝絕交謁有執贄
求見者悉拒弗納先是不知所謂禪因與一老僧語取禪
家證道歌讀之以爲至奇至妙天下之理莫或加焉已而
漸歸於聖賢之道至弘治十五年遷南京國子監司業尤
篤志問學凡五經四書及濂洛關閩諸儒語錄未嘗一日
去手潛玩久之喟然歎曰昔兩程張朱皆嘗學佛亦皆究
其底蘊及於吾道有得始大悟禪學之非而盡棄之非徒

棄之而又力排痛闢又曰朱子目象山爲禪學蓋見之審矣自後遂研磨於人心道心之辨盡心知性之說理氣性命神化陰陽皆極其旨奧是時監規積弛士多放逸先生謂放心宜收非管攝之嚴不可爭風宜息非考核之精尋奪之公不可持此三者甚力六館肅如也正德三年考滿閣瑾方作威福南銓用其新例以先生給假不合具奏太宰謂先生宜一面瑾先生曰是舉吾生平而盡棄之也瑾果怒奪職爲民瑾誅復職上獻納愚忠疏言四事曰修德曰勤政曰作士氣曰審時宜疏入留中晉太常卿有濫請祠事者持法抑之十年晉南吏部右侍郎十六年轉北吏部左侍郎未行攝部事甄別精愼有貪緣內監求進者論奏其交通害政請付法司定罪竟沮不行嘉靖元年陞南吏部尚書以父年踰八十乞休歸養隨以父憂服闋起爲禮部尚書疏辭不允改吏部尚書力辭致仕許之先生嘗追悔早年受學不過爲利祿謀年幾四十慨然有志於道及是家宰命下人多榮之先生力不肯拜命家居謝客又二十餘年乃爲有以自信時東粵陳白沙談學有致虛立本之說越中王陽明有致良知之說先生一尊二程朱子以上溯孔孟之傳又於諸佛書求其指歸辭而闢之使不得以其似而亂聖道嘗曰釋氏之明心見性與吾儒之盡

心知性相似而實不同蓋虛靈知覺心之妙也精微純一性之眞也釋氏之學大抵有見於心無見於性又曰至無而動至近而神此自沙自得之妙也愚向所謂徒見夫至神者遂以爲道在是矣而深之不能極而幾之不能研雖不爲白沙而發而白沙之病正在此又曰王湛二子蓋嘗深服其才不能不惜其學術之誤其所以安於禪學者只爲尋個理字不著嘗見傳習錄有云至善是此心純乎天理之極便是於事物上怎生泰又云於事事物物求至善卽是義外至善是心之本體以此知陽明不見理字又嘗見甘泉雍語云天理只是吾心本體豈可於事物上尋討

以此知甘泉不見理字蓋當時之士多宗禪釋程朱蒙詬先生辨其學術之非卓然之見可傳於後世至若辭榮之決進退之嚴一時風化所關誠非淺鮮居恆每旦正衣冠登學古樓子弟入敘揖畢端坐展卷誦讀卽獨處無惰容食但二簋居無臺榭宴無聲樂子姓僮僕率於謙謹昆弟怡怡道義相淑著困知記前後凡六卷詩文存稾二十卷方屬疾自作誌略曰平生於性命之理嘗切究心著困知記所以繼續垂微之緒明斥似是之非蓋無所不用其誠云越九日而卒時年八十有三贈太子太保謚文莊儀封後學張伯行撰

存稾題辭

余嘗著困知記六卷乃平生力學所得而成於晚年者也以俟後之君子宜必有合焉凡應酬詩文積數鉅册蓋非所喜爲者始焉出之弗慎後來遂不得而辭操筆輒書麤淺無法勉以徇人可愧多矣顧嘗費日力勞心思不忍悉棄也居閒無事擇其稍可觀者以類相從得二十卷題曰整庵存稾藏之家塾以示吾後人餘稾則盡焚之後之人於吾晚年成說果能究心則聖賢門戶可得而入繼述之善何以加此或不免爲辭章之學亦當取瀘於古之作者毋事浮夸以踵余愧此余所以垂示之意也其慎藏之嘉

靖十三年歲次甲午春三月辛巳整庵書

卷之一

疏

辭免禮部尚書疏

辭免吏部尚書疏

致仕謝恩疏

謝恩疏併部咨

書

與王陽明書

再與王陽明書

答允恕弟 附允懋原簡
答歐陽少司成崇一
再答歐陽少司成崇二
答劉貳宇燃吾
復張甬川少宰
答湛甘泉太司馬 附湛甘泉原書
卷之二
序
送大尹胡君濟時還任錢塘序
贈按察僉事翁君之任廣西序
送太宰林公考績詩後序
送何徽州序
送太守曹君之任臨江序
送太守程君之任衢州序
送參議周君之任廣東序
記
當塗縣儒學重修記
泰和縣儒學重建靈星門記
江西察院題名記
迎曦樓記

師稷軒記
節孝堂記
閑齋記
題跋
題宋元祐幸學詩卷後
題王改齋手翰
銘
思齋銘
贊
自贊
墓表
益陽羅氏松山墓表
墓誌銘
成都府同知致仕李君墓誌銘
祭文
祭三江先生毛文簡公文
祭楓山先生章公文
祭大司馬王陽明先生文

羅整庵先生存稿卷之一

儀封張伯行孝先甫訂　受業諸子仝校

疏

辭免禮部尚書疏

嘉靖六年三月十九日吏部差辦事官齎到公文一通內開節奉聖旨堪任禮部尚書的吏部上緊會推學行老成公議協服的兩員來看欽此會官推舉得守制服滿原改禮部尚書羅欽順禮部左侍郎劉龍俱堪任伏乞簡用一員令其到任管事題奉聖旨是羅欽順便差人齎文去取著上緊前來到任管事欽此咨臣欽遵施行臣孤露餘生

日就枯槁不意聖明復厪收用訓辭下逮有赫其臨義重
身輕敢忘圖報惟是審已量力則誠有不敢當者切惟聖
朝典禮在今日固已大備顧其閒隨時損益自不能無爲
禮官者苟非學有本原通知今古折衷適當良未易言況
乎儀文節目之繁乃至叅于百計自非强有力者行之鮮
能以無失也臣誠至愚然自知頗明不敢有隱生平所學
僅通章句其於大道初未有聞持此以居禮曹將何以爲
折衷之本加以賦稟至薄多病早衰今年六十有三而精
力覺已全乏視昏聽重心思短淺以此奉行三百三千之
禮愆忘之患其能免乎則臣之不堪前職昭然可見矣是
以聞命以還慚懼交集懍懍措躬之無地爰瀝愚悃以籲天語
皆由衷無敢矯飾伏望聖朝垂照察臣悃幅俯賜矜從俾
臣以舊銜終老山林別選賢能以當其任則朝廷之舉措
惟允而愚臣之分義亦靡安矣臣不勝惓惓至願

辭免吏部尚書疏

嘉靖六年六月二十三日吏部差辦事官齎到公文一通
內開爲傳奉事吏部尚書缺員該本部會官推舉具題奉
聖旨羅欽順改吏部尚書吏部還差官去催取著上緊前
來到任管事欽此咨臣欽遵施行寵命再新慚惶滋甚緣
臣初辭禮部之任實以才微力憊勢難勉强今復蒙改臣

前職責任逾重臣何敢當雖欲避譴於頻煩義誠有所不容已也夫致治之要莫切於官人而凡高下之稱量幽明之鑒別其責皆歸於吏部尚書首任其責者也必其明足以有照公足以有容庶幾可以仰贊聖謨式序在位顧此三者臣皆未之有焉而近年以來左耳常鳴目力漸短尋常視聽殊欠精明臣之多病早衰此其驗也夫行能既無可取而衰病復有所妨雖未僚且當辭避況銓衡之重任乎使不審而冒處焉其不至於獲戾者鮮矣在臣之愚何足過計所深懼者將累皇上知人之明是敢傾竭愚忱冒干天聽伏乞聖明垂照諒臣之非矯飾矜臣之果不能特敕吏部收回成命俾臣以原官致仕別選賢哲以掌銓衡則庶績有其凝之休愚臣免曠官之罪獲荷全於晚節誠仰賴於鴻鈞臣無任懇切祈望之至

致仕謝恩疏

准吏部咨節該臣具奏辭免吏部尚書重任懇乞休致等因奉聖旨卿才行素著人望久歸近自陳休致已有旨勉留如何復有此奏既情詞懇切准致仕有司仍月給食米四石歲撥人夫四名應用吏部知道欽此欽遵備咨到臣謹已望闕叩頭祇受恩命訖理合具本謝恩伏念臣一介書生麤通章句偶塵科第遂廁班行自翰林編修六遷而

至今職叨享祿位三十餘年荷蒙國家長養登用之恩至深至厚曾無毫髮微稱所蒙近以衰病支離不堪驅策力辭重任懇乞退休章奏再騰俞音始降在臣私願亦既滿盈豈意聖慈垂念閒居日用之須重以食米人夫之賚恩加望外寵倍常倫誠由帝德之如天不忍一物之失所遭逢有幸感激無涯竊揆餘齡無階上答惟遇歲時令節瞻天拜稽祝延聖壽於萬斯年此則愚臣悃悾一飯不忘之義也然而尤有所深願者伏惟陛下靜以制動安不忘危敬奉天時恪遵祖訓允蹈書經之三要備舉中庸之九經高盛治於百王回淳風於九有非獨愚臣幸甚斯實天下之幸宗祀無疆之福也臣無任感戴恩德願效餘忠之至

謝恩疏併部咨

禮部爲謝恩事儀制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禮科鈔出原任南京吏部尚書未任致仕臣羅欽順奏該禮部題爲優禮耆舊以勸厲後學事節該欽奉聖旨羅欽順部首重臣年至八十照例賜以羊酒著撫按官及門存問仍月給食米二石歲撥人夫四名應用欽此欽遵備行江西布政使司轉行到臣本府縣嘉靖二十四年四月二十六日本縣

務臣知會隨該欽差巡撫江西等處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虞守愚巡按江西監察御史魏謙吉到臣私宅以禮存問
臣當卽望闕叩頭祇受羊酒訖理合具本謝恩伏念臣性
稟顓蒙行能淺薄初通章句遂泰科名久縻倉廩之儲曾
乏絲毫之益時逢嘉靖運屬休明庶勉策於疲駑俄蹶罹
乎家難星霜屢易疾疢相仍方當杜門伏枕之時節奉典
禮持衡之命信清時之可戀揣縣方以難堪竊恐孤恩終
成誤國連章匄免萬幸矜從荷恩數以逾涯悵餘生之莫
報流光易邁但期勉率乎天常正學難明更擬精求於古
訓顧聰明之已耗嗟志慮之徒存豈意頹齡重紆皇眷門
牆卑淺望高天使之臨錫尋駢蕃榮類康侯之接居慙盛
典誤及凡才茲蓋伏遇我皇上仁配乾元德符坤厚尊臨
大寶默運洪鈞制作兼乎百王甄陶盡乎庶類遂使山林
之枯朽優霑雨露之甘濃慶治儒紳詠歌相屬歡騰婦子
感戴交深愧已負於捐軀誓不忘乎結草伏願歛時五福
日靖四方念高皇締造之惟艱恪遵祖訓思元子諭教之
宜審慎簡宮僚郊廟尊嚴百神受職閭閻給足九敘惟歌
絲聖壽於無疆固皇圖於有永非獨愚臣之至願實惟海
宇之同情也臣感極銜繁無任戰慄屏營之至等因具本
該通政使司官奏奉聖旨覽卿奏謝朕知道了禮部知道
欽此欽遵鈔出送司按呈到部繹讀前疏仰見倘書羅學

究根源德修純懿譽望重於朝野搢紳仰爲斗山因進謝而獻規見老成之憂國既還田而念主實昧敢之餘忠允爲社稷宗工人物司命而後學所當誦服者也爲此合咨前去煩爲欽遵知會須至咨者

書

與王陽明書

昨拜書後一日始獲奉領所惠大學古本朱子晚年定論二編珍感珍感某無似往在南都嘗蒙誨益第苦多病怯於話言未克傾吐所懷以求歸於一是恆用爲歉去年夏士友有以傳習錄見示者亟讀一過則凡向日所聞往往具在而他所未聞者尙多乃今又獲并讀二書何其幸也顧惟不敏再三尋繹終未能得其旨歸而向日有疑嘗以面請而未決者復叢集而不可解深惟執事所以惠教之意將不徒然輒敢一二條陳仰煩開示率爾之罪度弘度之能容也切詳大學古本之復蓋以人之爲學但當求之於內而程朱格物之說不免求之於外聖人之意殆不其然於是遂去朱子之分章而削其所補之傳直以支離目之曾無所用夫當仁不讓可謂勇矣竊惟聖門設教文行兼資博學於文厥有明訓顏淵稱夫子之善誘亦曰博我以文文果內耶外耶是固無難辨者凡程朱之所爲說有

戾於此者乎如必以學不資於外求但當反觀內省以爲務則正心誠意四字亦何不盡之有何必於入門之際便困以格物一段工夫也顧經既有此文理當尊信又不容不有以處之則從而爲之訓曰物者意之用也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歸於正也其爲訓如此要使之內而不外以會歸一處亦嘗就以此訓推之如曰意用於事親即事親之事而格之正其事親之不正者以歸於正而必盡夫天理蓋猶未及知字已見其纏繞迂曲而難明矣審如所訓茲惟大學之始苟能即事即物正其不正以歸於正而皆盡夫天理則心亦既正矣意亦既誠矣繼此誠意正心之目無乃重復堆疊而無用乎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凡吾之有此身與夫萬物之爲萬物孰非出於乾坤其理固皆乾坤之理也自我而觀物固物也以理觀之我亦物也渾然一致而已夫何分於內外乎所貴乎格物者正欲即其分之殊而有見乎理之一無彼無此無欠無餘而實有所統會夫然後謂之知至亦即所謂知止而大本於是乎可立達道於是乎可行自誠正以至於治平庶乎可以一以貫之而無遺矣然學者之資稟不齊工夫不等其能格與否或淺或深或遲或速詘容以一言盡哉惟是聖門大學之教其道固無以易此學者所當

由之以入不可誣也外此或誇多而鬪靡則溺於外而遺其內或厭繁而喜徑則局於內而遺其外溺於外而遺其內俗學是已局於內而遺其外禪學是已凡爲禪學之至者必自以爲明心見性然於天人物我未有不二之者是可謂之有眞見乎使其見之果眞則極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一毛一髮皆吾體也又安肯叛君父捐妻子以自陷於禽獸之域哉今欲援俗學之溺而未有深杜禪學之萌使夫有志於學聖賢者將或昧於所從恐不可不過爲之慮也又詳朱子定論之編蓋以其中歲以前所見未眞爰及晚年始克有悟乃於其論學書尺三數十卷之內摘此三十餘條其意皆主於向裏者以爲得於既悟之餘而斷其爲定論斯其所擇宜亦精矣第不知所謂晚年者斷以何年爲定羸軀病暑未暇詳考偶考得何叔京氏卒於淳熙乙未時朱子年方四十有六爾後二年丁酉而論孟集註或問始成今有取於答何書者四通以爲晚年定論至於集註或問則以爲中年未定之說竊恐考之欠詳而立論之太果也又所取答黃直卿一書監本止云此是向來差誤別無定本二字今所編刻增此二字當別有據而序中又變定字爲舊字卻未詳本字同所指否朱子有答呂東萊一書嘗及定本之說然非指集註或問也凡此愚皆

不能無疑顧猶未足深論竊以執事天資絕出而日新不已向來恍若有悟之後自以爲證諸五經四子沛然若決江河而放諸海又以爲精明的確洞然無復可疑某固信其非虛語也然又以爲獨於朱子之說有相牴牾揆之於理容有是耶他說姑未敢請嘗讀朱子文集其第三十二卷皆與張南軒答問書內第四書亦自以爲其於實體似益精明因復取凡聖賢之書以及近世諸老先生之遺語讀而驗之則又無一不合蓋平日所疑而未白者今皆不待安排往往自見灑落處與執事之所以自序者無一語不相似也書中發其所見不爲不明而卷末一書提綱振領尤爲詳盡竊以爲千聖相傳之心學殆無以出此矣不知何故獨不爲執事所取無亦偶然也耶若以此二書爲然則論孟集註學庸章句或問不容別有一般道理雖或其間小有出入自不妨隨處明辨也如其以爲未合則是執事精明之見決與朱子異矣凡此三十餘條者不過姑取之以證成高論而所謂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者安知不有毫釐之不同者爲祟於其間以成牴牾之大隙哉不可不詳推其所以然也又執事於朱子之後特推草廬吳氏以爲見之尤眞而取其一說以附於三十餘條之後竊以草廬晚年所見端的與否良未易知蓋吾儒昭昭之云釋

氏亦每言之亹亹之差正在於此卽草廬所見果有合於吾之所謂昭昭者安知非其四十年間鑽研文義之效始所謂眞積力久而豁然貫通者也蓋雖以明道先生之高明純粹又早獲親炙於濂溪以發其吟風弄月之趣亦必反求諸六經而後得之但其所稟鄰於生知聞一以知十與他人極力於鑽研者不同耳又安得以前日之鑽研文義爲非而以墜此科曰爲悔夫得魚忘筌得兔忘蹄可也矜魚兔之獲而反追咎筌蹄以爲多事其可乎哉然世之徒事鑽研而不知反說約者則不可不深有儆於斯言也抑草廬旣有見夫所謂昭昭者又以不使有須臾之間斷爲庶幾乎尊之之道其亦然矣而下文乃云於此有未能則問於人學於己而必欲其至夫其須臾之間間斷與否豈他人之所能與且旣知所以尊之之道在此一有間斷則繼續之而已又安得以爲未能而別有所謂學哉是則見道固難而體道尤難道誠未易明而學誠不可不講恐未可安於所見而遂以爲極則也某非知道者然黽勉以求之亦有年矣駑尋衰晚茫無所得乃欲與一代之英論學多見其不知量也雖然執事平日相與之意良不薄矣雖則駑鈍心誠感慕而樂求教焉一得之愚用悉陳之而不敢隱其他節目所欲言者頗多筆硯久疏收拾不上然

其大要亦略可覩矣伏惟經略之暇試一觀焉還賜一言以決其可否幸甚

又

側聞旌麾伊邇計不日當臨敝邑甚欲一瞻德範以慰多年渴仰之懷奈病骨支離難於遠出咫尺千里悵惘曷勝伏惟亮察去年嘗辱手書豫訂文會殆有意乎左提右挈相與偕之大道爲愛良厚感戢無已但無若區區之固滯何夫固滯者未免於循常而高明者恆妙於獨得竊恐異同之論有非一會暗閒之所能決也然病既有妨盛意何可虛辱輒以近來鄙說數段奉塵尊覽及嘗反覆高論有不能無疑者亦條爲一段具如別幅固知未能仰契尊旨將不免爲覆瓿之具亦姑效其愚而已雖然愚者千慮容有一得先睽後合尙不能無望於高明伏希裁擇幸甚

物者意之用也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歸於正也此執事格物之訓也向蒙惠教有云格物者格其心之物也格其意之物也格其知之物也正心者正其物之心也誠意者誠其物之意也致知者致其物之知也自有大學以來無此議論此高明獨得之妙夫豈淺陋之所能窺也耶然誨論之勤兩端既竭固嘗反覆推尋不敢忽也夫謂格其心之物格其意之物格其知之物凡其爲

物也三謂正其物之心誠其物之意致其物之知其爲物也一而已矣就三物而論以程子格物之訓推之猶可通也以執事格物之訓推之不可通也就一物而論則所謂物者果何物耶如必以爲意之用雖極安排之巧終無可通之日此愚之所不能無疑者一也又執事嘗謂意在於事親卽事親是一物意在於事君卽事君是一物諸如此類不妨說得行矣有如論語川上之歎中庸鳶飛魚躍之旨皆聖賢喫緊爲人處學者如未能深達其義未可謂之知學也試以吾意著於川之流鳶之飛魚之躍若之何正其不正以歸於正耶此愚之所不能無疑者二也又執事答人論學書有云吾心之良知卽所謂天理也致吾心良知之天理於事事物物則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致吾心之良知者致知也事事物物各得其理者格物也審如所言則大學當云格物在致知不當云致知在格物當云知至而后物格不當云物格而后知至矣且旣言精察此心之天理以致其本然之良知又言正惟致其良知以精察此心之天理然則天理也良知也果一乎果非一乎察也致也果孰先乎孰後乎此愚之所不能無疑者三也

答允恕弟

昨得手簡知嘗細讀拙記心性理氣諸說乃記中大節目
吾弟所見皆合何慰如之然心性之辨既明則象山之學
術居然可見顧乃疑吾言爲已甚何也象山之學吾見得
分明是禪弟則以爲似禪似之爲言髣髴之謂也以余觀
之佛氏有見於心無見於性象山亦然其所謂至道皆不
出乎靈覺之妙初不見其有少異也豈眞髣髴云乎據象
山所見自不合攻禪緣當時多以禪學目之不容不自解
爾釋氏之自私自利固與吾儒不同然此只是就形迹上
斷他病根所在不曾說得蓋以靈覺爲至道乃其病根所
以異於吾儒者實在於此而此二字正是象山受用處如

何自肯拈出余所謂陽避其名而陰用其實誠有見乎此
也格物之義程朱之訓明且盡矣當爲萬物無疑人之有
心固亦是一物然專以格物爲格此心則不可說卦傳曰
觀變於陰陽而立卦發揮於剛柔而生爻和順於道德而
理於義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後兩句皆主卦爻而言窮理
云者即卦爻而窮之也蓋一卦有一卦之理一爻有一爻
之理皆所當窮窮到極處卻止是一理此理在人則謂之
性在天則謂之命心也者人之神明而理之存主處也豈
可謂心即理而以窮理爲窮此心哉良心發見乃感應自
然之機所謂天下之至神者固無待於思也然欲其一一

申節非思不可研幾工夫正在此處故大學之教雖已知止有定必慮而後能得之其工夫之詳密可知矣若此必粗立猶未及於知止感應之際乃一切任其自然遂以爲卽此是道其不至於猖狂妄行者幾希凡象山之爲此言誤人多矣其流禍迄今益甚士之好高欲速者更倡迭和駸駸乎有丕變於禪之勢世道升降將必由之余惟恐攻之之不力而無以塞其源殊不覺其言之已甚也來簡有云若陽避陰用則象山乃反覆作僞之人此固君子之言而亦可謂善辨矣余敢忽哉夫以象山之高明固宜不肯作僞但其見性不的而主張所學太過未免頗有飾辭如辨無極書中一陰一陽已是形而上者況太極乎兩語明是疏脫卻須要遮飾又如答李敏求心性才情之間始終不見分曉只是支吾恐非所謂修辭立其誠也弟嘗徧讀其書試尋得幾句言性分明處來安有不服陽避陰用之說當不俟終日而改之矣趙東山之贊要在超然獨契本心一語意欲爲象山出脫禪學余固謂象山有見於心但無見於性爾贊詞得無尙費分說耶湛元明議論多持兩端余嘗擬之揚子雲矣況渠乃象山派下眞法嗣乎容有同護言及於此弟將又以爲甚顧不直則道不見爾儻猶未合不妨更熟講之余固嘗言辨之弗明而弗措焉必有

時而明矣

附允恕原簡

承示劄記反覆數過詞意俱到心性理氣諸說鄙見皆同獨象山條下終未盡合心性雖微有分原只一理象山想是合下心地清明故所見過高再不細究遂謂心即理也又云格此物窮此理此字皆指心言人誠能窮得此心之理亦何性不了記云聖經格物窮理果指心乎然則物理果皆非心乎當惻隱處自惻隱等語此良心發見處恐亦無待乎思又與王順伯書言儒者以人生與天地並而爲三極不盡人道不足與天地並釋氏止見生死事大此即其道之有異爾後一書尤懇切若謂陽避其名而陰用其實則象山乃反覆作僞之小人非惟朱子得以攻之順伯老兄亦將攘臂而毆之矣陰實祖用其說而陽諱其所自來此亦朱之攻陸未知能得其服辨否與順伯書朱子亦議其不是今不及檢閱嘗愛趙東山之贊及近日湛元明之語云謂之禪吾不敢也謂流而非禪吾不信也可謂平正之論兄再思之記得無已甚乎無令後人之議今也今專此申請便中示正病暑不能詳悉

答歐陽少司成崇一

得六月望日書披閱再四承不以老朽見棄爲之欣然傾倒多至紙幅厚意何可當夫道之不明久矣所幸聖賢之遺書尚存有志於學者誦其言而咀其味探其歸趣反而驗之吾心庶或窺見其一二以爲持循之地顧有道之君子世不多得是非得失莫或正之其所取證終亦不出乎聖賢之書而已僕之從事於此蓋亦有年齒髮既凋自度無能復進乃筆其區區之見以與朋友講之然視爲老生常談一覽而遂置之者多矣異同之論邈乎其未有聞頃辱貽書見需拙稾風欽高誼因輒以奉寄意者將有合焉誨札遡來則柄方鑿圓殊不相入高見已定殆亦無復可

言者矣而書詞丁寧不容但已勉罄所聞以復請更詳之來書凡三段第一段申明良知即天理之說甚悉首云知覺與良知名同而實異末云考之孔曾思孟濂溪明道之言質之楞伽楞嚴圓覺涅槃諸經其宗旨異同頗覺判別足知賢契不肯以禪學自居也然人之知識不容有二孟子本意但以不慮而知者名之曰良非謂別有一知也今以知惻隱知羞惡知恭敬知是非爲良知知視知聽知言知動爲知覺是果有二知乎夫人之視聽言動不待思慮而知者亦多矣感通之妙捷於桴鼓何以異於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發乎且四端之發未有不關於視聽言動者

是非必自其口出恭敬必形於容貌惡惡臭輒掩其鼻見孺子將入於井輒匍匐而往救之果何從而見其異乎知惟一爾而强生分別吾聖賢之書未嘗有也惟楞伽有所謂眞識現識及分別事識三種之別必如高論則良知乃眞識而知覺當爲分別事識無疑矣夫不以禪學自居志之正也而所以自解者終不免墮於其說無乃未之思乎天性之眞明覺自然隨感而通自有條理是以謂之良知亦謂之天理僕雖耄固知賢契所得在此數語然其誤處亦在此數語此正是講學切要處不得無言第恐定立難移言之若無益爾雖然吾心其可以不盡乎夫謂良知即天理則天性明覺只是一事區區之見要不免於二之蓋天性之眞乃其本體明覺自然乃其妙用天性正於受生之初明覺發於既生之後有體必有用而用不可以爲體也此非僕之臆說其在樂記則所謂人生而靜天之性即天性之眞也感物而動性之欲即明覺之自然也在易大傳則所謂天下之至精即天性之眞也天下之至誠即明覺之自然也在詩大雅則所謂有物有則即天性之眞也好是懿德即明覺之自然也諸如此類其證甚明曾有一言謂良知爲天理者乎然孔曾思孟濂溪明道之言賢契嘗考之矣或恐別有可證高論者惜乎略未舉及僕請再

以所聞於數子者證之孔子嘗言知道知德矣曾子嘗言知止矣子思嘗言知天知人矣孟子嘗言知性知天矣凡知字皆虛下一字皆實虛實既判體用自明以用爲體未之前聞也況明道先生嘗釋知覺二字之義云知是知此事覺是覺此理尤爲明白易見上下千數百年其言如出一口吾輩但當篤信而固守之豈容立異若前無所受而欲自我作古徒滋後學之惑而已非惟不足以明道且將獲罪於聖門可不慎乎且僕又嘗聞之伊川之道與明道無異晦庵之學以二程爲宗來書所舉竟不及二先生何也得無以其格物之訓於良知之說有礙乎夫天人物我其理無二來書格物工夫惟是隨其位分修其日履雖云與佛氏異然於天地萬物之理一切置之度外更不復講則無以達夫一貫之妙又安能盡己之性以盡人物之性贊化育而參天地哉此無他只緣誤認良知爲天理於天地萬物上良知二字自是安著不得不容不置之度外爾聖人本天釋氏本心天本天也故隨其位分修其日履則自頂至踵寧復本從可知矣若非隨其位分修其日履則自頂至踵寧復少有分別乎二先生所見之理洞徹無間凡其格物之訓誠有所謂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其孰能易之世儒妄加詆訾以自陷於浮薄諒賢契之所不取然於二先生之

學似宜更加之意不以所見偶未之合而遂置之斯文之幸也第二段所論學問思辨工夫與僕所聞亦無甚異但本領既別則雖同此進為之方先後緩急自有不可得而同者蓋以良知為天理則易簡在先工夫居後後則可緩陳白沙所謂得此欛柄入手更有何事自茲以往但有分殊處合要理會是也謂天理非良知則易簡居後工夫在先先則當急卒庸所謂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是也此說頗長姑舉其槩以質契之明悟宜亦不待余詞之畢也聖賢經書人心善惡是非之迹固無不紀然其大要無非發明天理以垂訓萬世世之學者既不得聖賢以為之師始之開發聰明終之磨礱入細所賴者經書而已舍是則貿貿焉莫知所之若師心自用有能免於千里之謬者鮮矣善讀書者莫非切己工深力到內外自然合一易簡之妙於是乎存歧而二之不善讀書者也夫天下之士亦多矣豈可謂凡讀書者皆遠人以為道惟尊奉其良知以從事於易簡者乃為不遠人以為道乎第三段所論教學本原與夫後世學術之弊亦可謂句句合矣但微意所在乃專以尊奉良知從事於易簡者為是窮究物理博通於典訓者為非只緣本領不同故其去取若是夫孔孟之絕學至二程兄弟始明二程未嘗認良知為天理也以

謂有物必有則故學必先於格物今以良知爲天理乃欲致吾心之良知於事事物物（此語見傳習錄來書亦云致其良知於日履之間以達之）天下則是道理全在人安排出事物無復本然之則矣無乃不得於言乎（雍語亦云天理只是吾心本體豈可於事物上尋討總是此見）不得於言而勿求諸心此是告子大病凡爲孔孟之學者或偶霑斯病不早進瞑眩之藥以除其根是無勇也古者大學之教非秀民不預農賈冝免誠有所不能及者故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公侯腹心天資之忠厚者亦云可矣豈眞見而知之與太公望散宜生等乎古人自幼而學至四十始仕三十年閒無非爲學之日既專且久道明而德立及爲公卿大夫直行其所學而已不暇爲學又奚病焉來書不能及不暇爲之說殆以廣招徠之路使人競趨於易簡爾豈遍論乎格致與博物洽聞不同先儒已自說破彼徒博而不知反諸約者望其入道誠亦難矣若夫講之精辨之悉知之明而學之果不差焉斯固吾夫子之所謂好學者豈易得哉學既不差安有源遠本披之患本披源遠皆差之毫釐而不自覺者也嗟乎安得先覺之君子特起於今之世以盡覺夫未覺者哉叅幅之書中閒儘有合商量處第年老精神短照管不及又恐亂卻正意是以但卽其切要者論之然體用兩字果明則凡未經商量者雖欲不歸

於一不可得也未審高見畢竟以爲何如言有盡而意無窮千萬詳察

又

二月十一日得去年十月晦日所惠書往復閱不覺遂半年矣披覽之餘欣慰可知僕獨學無朋見聞甚少向來奉復誠欲資麗澤之益故詞繁而不殺茲承逐條開剝俾得聞所未聞幸甚幸甚夫良知之說賢契講之久矣其義皆先儒所未及僕之所守不過先儒成說其不合也固宜詳味來書詞雖若謙而所執彌固固以凝道謙以全交可謂兩得之矣老拙於此尙何言哉然而瓊玖之投木瓜之報又禮之所不容廢者敬就來書再舉一二以見納鑿之石栢入處刋方爲圓老拙固所不能斲圓就方賢契亦或未肯姑以奉酬雅意焉爾來書謂立言各有所當此語固然樂記亦云物至知知不妨自爲體用也但以理言卽恐良知難作實體看果認爲實體卽與道德性天字無異若曰知此良知是成何等說話耶明道學者須先識仁一章首尾甚是分明未嘗指良知爲實體也首云仁者渾然與物同體義禮智信皆仁也誠得此理以誠敬存之而已中間又云訂頑意思乃備言此體以此意存之更有何事初未嘗語及良知已自分明指出實體了不然則所謂存之者

果何物耶且訂頑之書具存並無一言與良知略相似者此理殆不難見也其良知良能以下數語乃申言存得便合有得之意蓋雖識得此理若欠卻存養工夫則猶是二物有對以已合彼終未有之惟是存養深厚自然良知日明良能日充舊習日消此理與心漸次打成一片便爲已有夫是之謂有得其語脈一一可尋也此章之言陳白沙嘗喫緊拈出近時有志於學者率喜談之然非虛心潛玩毫釐之差或未能免無乃上累先賢已乎又來書力辨置之度外一言僕固知此言之逆耳然竊有所見非敢厚誣君子也嘗謂文言有云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此天理之本然也象傳有云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此天理之在萬物者也吾夫子贊易明言天地萬物之理以示人故有志於學者須就天地萬物上講求其理若何謂之純粹精若何謂之各正人固萬物中之一物爾須灼然見得此理之在天地者與其在人心者無二在人心者無二在鳥獸草木金石者無二在鳥獸草木金石者與其在天地者無二方可謂之物格知至方可謂之知性知天不然只是揣摩臆度而已蓋此理在天地則宰天地在萬物則宰萬物在吾心則宰吾身其分固森然萬殊然止是一理皆所謂純粹精也以其分之殊故天之所爲有非人所能爲者

人之所爲有非物所能爲者以其理之一故能致中和則天地以位萬物以育中卽純粹精之隱於人心者也和卽純粹精之顯於人事者也自源徂流明如指掌故曰聖人本天僕之所聞蓋如此今以良知爲天理卽不知天地萬物皆有此良知否乎天之高也未易縣窺山河大地吾未見其有良知也萬物衆多未易編舉草木金石吾未見其有良知也求其良知而不得安得不置之度外郤殊不知萬物之所得以爲性者無非純粹精之理雖頑然無知之物而此理無一不具不然卽不得謂之各正卽是天地閒有無性之物矣以此觀之良知之非天理豈不明甚矣乎

來書所云視聽思慮必交於天地萬物無有一處安著不得而置之度外者只是認取此心之靈感通之妙原不曾透到萬物各正處未免昏卻理字終無以自別於弄精魂者爾頗記佛書有云佛身充滿於法界普見一切羣生前隨緣赴感靡不周而恆處此菩提座非所謂視聽思慮必交於天地萬物者耶此之睽而彼之合無他良由純粹精之未易識不肯虛心易氣以求之爾率意盡言似乎傷直然非以求勝也蓋講論道理自不容於不盡是非取舍則在明者擇焉儻猶未亮姑置之可也因風時寄數字以慰岑寂足見久要之義鄉書已祇受珍感珍感不宣

答劉貳守煥吾

年來辱書儀之惠多感盛情審知官況清佳兼有捧珠之喜尤用欣慰書中諄諄以講學爲事志誠篤矣顧老朽連年臥病茅且塞心將何以奉酬高論乎所舉學者須先識仁一段以爲中間不曾拈出下手工夫僕向時亦嘗有此疑子細看來須以意會蓋首云仁者渾然與物同體義禮智信皆仁也中間又云訂頑意思乃備言此體此是明道先生分明指出仁體處學者便當就此下體認工夫果看得訂頑意思透時則首章兩言之義自當了然於心目間而存之者有其實矣不然更將孔子答諸弟子問仁之訓一一潛心體認眞積力久庶乎其自得之仁固不外乎心然非可以淺近窺急迫求也今欲灼知仁體所在而從事於親切簡當工夫似頗傷於急迫蓋此理該貫動靜無乎不在故欲灼知仁體而存省交致其功則善矣必欲灼知仁體所在而求其工夫之簡當有不墜於佛氏本來面目者幾希乍見孺子入井之心孟子明以爲仁之端恐難作仁體看體用雖非二物然自有形而上下之分若以覺爲仁則混而無別矣且覺之一字非惟孔子未嘗道及程子亦未嘗道及後學當安所取信乎鄙見如斯不容有隱更希詳擇拙記誤勞鄭使君翻刻恐累知言然詳味其題辭

其篤信好學可想見已兩賢並處志同道合切磋之益豈少哉僕嘗念斯道難明同志難得乃因賢契又知有鄭使君心之好之亦自有不能已者第無緣一會耳力疾裁復詞欠周悉幸惟亮之

復張甬川少宰

歲前小兒翊到家得所惠教札及盛製四編斯文至愛弗勝感荷審知道體安和尤用欣慰高明之學切於爲己所造既深而猶以講習爲事同聲之應亦何能已第書詞過重殊非淺陋所敢當惟有以規正而助益之乃爲至幸大學中庸二傳辭皆精練正心之義與鄙見不約而同然拙記中僅能略舉其端不如高論貫穿前後本末兼盡晦翁復起殆莫之能易矣敬服敬服但以靈覺爲性淺陋殊不能無疑拙記中於此事論之最詳想未深契也切詳高意蓋以性不外乎仁義禮智而謂靈覺屬智是以一之僕嘗驗之文言貞者事之幹及中庸聰明聖知達天德二語在人之智卽在天之貞是卽所謂天德明乎貞字之義則智與靈覺殆不容於無別也明乎達字之義則聖知與天德又不容於無別也蓋仁義禮智皆定理而靈覺乃其妙用凡君子之體仁合禮和義幹事靈覺之妙無往而不行乎其間理經而覺緯也以此觀之可以見心性之辨矣此義

理本原不容有毫髮差互請更詳之且高論亦有非性何
靈之有一言是明有賓主之分蓋心之所以靈者以有性
焉不謂性即靈也僕嘗言天地閒非太極不神然遂以太
極爲神則不可即此義也夫賓主之分乃其理之自然是
以雖欲一之而語脈間自不能無對待之勢不可得而一
也吾輩所當明辨者無切於此辱愛之厚不敢不盡其愚
庸備裁擇僕晚而學易殊欠浹洽詳讀高論啓發良多蓋
皆得於精思熟玩優游厭飫之餘決非工爲籠罩者所能
到也閒有一二稍遠於心想只是本原處所見未一恨無
由相與細講之爾春秋說初讀便快愈讀愈快有如是學

識須得如是筆力以發之力救胡氏之偏盡洗從來穿鑿
之弊其有補於春秋不爲少矣僕於此經未及明習然所
謂據事直書而得失自見鄙意素亦云然以此意求之所
見固應脫灑加之文字縝密行遠何疑歎賞之餘因欲求
正一兩事如孔父仇牧荀息之死諸傳皆以爲聖人與之
反覆推尋深所未喻三人者惟仇牧事迹欠詳如孔父徇
其君以黷武殃民荀息徇其君以廢嫡立庶皆釀成弒逆
之禍罪莫大焉縱其大罪而取其小節豈所以垂訓於萬
世乎又況義形於色及不畏強禦之云考之左傳俱未見
得不知書及之意果安在也跂聞高論以決鄙疑老病交

侵神疲力乏乘便修復不能究所欲言者千萬亮之臨楮
惓惓尤冀爲斯文寶重不宣

答湛甘泉大司馬庚子秋

宦成志遂身退名完古今若此者能幾人向聞解組榮歸
深用爲故人喜老病不能出擬專人奉候久之未有來耗
邑中忽差人送至敎札始知嘗爲武夷之游暮宿澄江侵
晨遂發追候不及悵快可言別楮誨諭諄諄極感不外第
慚固陋終未能釋所疑僕素聞白沙先生人品甚高抱負
殊偉言論脫灑善開發人間嘗與朋友言使白沙見用於
時做出來必有精采夫以私心之所欵慕如此安肯肆情
妄議以眩夫人之觀聽耶其以禪學爲疑誠有據也蓋白
沙之言有曰大道至無而動至近而神又曰致虛所以立
本也執事從而發明之曰至無無欲也至近思也神者
天之理也凡此數言亦既大書而深刻之固將垂諸百世
以昭示江門之敎茲非可據之實乎易大傳曰一陰一陽
之謂道又曰陰陽不測之謂神程明道先生曰上天之載
無聲無臭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
聖賢之訓深切著明如此今乃認不測之神以爲天理則
所謂道者果何物耶其於大傳與明道之言殊不合矣中
庸曰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又曰致中和明道先生曰中

者天下之大本天地間亭亭當當直上直下之正理出則
不是惟敬而無失最盡是則致中乃所以立本也敬而無
失乃所以致中也今謂致虛所以立本其於中庸與明道
之言又不合矣中字虛字義甚相遠潛心體認亦自分明
虛無津涯中有定止譬之於秤中其定盤星也分斤分兩
皆原於是是之謂本把捉得定萬無一失是之謂立若乃
無星之秤雖勞心把捉將何所據以權物之輕重乎此理
殆不難見也夫隨處體認天理一言孰云非是顧其所認
以爲天理者未見其爲眞切也僕安得而不疑乎禪學始
於西僧達磨其言曰淨智妙圓體自空寂于般作弄不出

此八字而已妙圓之義非神而何寂空之義非虛而何全
虛圓不測之神又非白沙之所嘗道者乎執事雖以爲非
禪吾恐天下後世之人未必信也且吾聖人之格言大訓
布在方册瞭如日月浩若江河苟能心領而神會之信手
拈來無非至理今觀白沙之所舉示曰無學無覺曰莫杖
莫喝曰金鍼曰衣鉢曰逈出面目來大抵皆禪語也豈以
聖經爲未足須藉此以補之耶先儒有言佛老之害甚於
楊墨孟子於楊墨之淫辭直欲放而絕之所以閑先聖之
道者其嚴如此白沙顧獨喜禪語每琅琅然爲門弟子誦
之得無與孟子異乎欲人之不見疑其亦難矣來書謂以

白沙爲禪者皆起於江右人也執事豈意
其習聞鄉評遂從而附和之耶何椒丘張古城胡敬齋固
皆出於江右若李文正公乃楚人而生長於京師謝方石
章楓山則皆越人亦皆以禪學稱白沙何也夫名依實而
立者也苟無其實人安得而名之諸君子多善白沙而名
其學如此亦必有所據矣執事盍反而求之所辨居業錄
中兩條拙記中頗嘗論及今又增入夜氣之說反覆研究
終是不同蓋夜氣之所息其用力處全在旦晝之所爲不
在靜中也僕與執事相知垂四十年出處差池無緣一會
往年嘗辱惠問亟以書報兼叩所疑竟未蒙回答今皆蹤

七望八而僕之衰懲特甚舊業益荒忽枉誨言喜蹤望外
使於此稍有嫌忌而不傾竭所懷則於故人愛與之至情
不爲無負矣是以忘其固陋而悉陳之固知逆耳之言異
於遜志然與人爲善實君子之盛節也如曰未然更希申
諭若夫理氣合一之論未審疑之者爲誰自僕觀之似猶
多一合字其大意正與鄙見相同無可疑者知僕之無疑
於此則前此所疑或者未爲過乎兩詩詞意俱超諷誦無
斁第陽春白雪難於奉和耳不宣

附湛甘泉原書

水又頓首言人多言整庵公指白沙先師爲禪水謂白

沙先生非禪也第一指教之初便以孟子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爲標的又以明道學者先識仁一段末亦以孟子此段爲存之之法及水自思得以書稟問天理二字最爲切要明道云吾學雖有所受然天理二字卻是自家體貼出來李延平教人默坐澄心體認天理便天理水以爲天理切須體認日用間隨處體認天理便合有得先師喜而以書答水曰得某月日書來甚好讀之遂忘其所也日用間隨處體認天理著此一鞭何患不到聖賢住處也夫禪者以理爲障先師以天理之學爲是其不爲禪也明矣又將講之初發歎曰二十年不

講此學講畢水進問云張東所繫門下高弟如何三十年不講先生答云此學非是容易講得東所尋常來只說些高話渠不會問某亦不語之自林緝熙出仕去後遂無人問某亦不講矣後水歸羊城會東所東所甚見喜忽問曰白沙村有一古氏婦人如何水答曰聞只坐一忘蓋此婦孀居學佛靜坐故也東所搖首云不然不然三教本同一道水於言下即知其未問白沙先生爲的也嗣後遂往往與之辨論儒釋彼不以爲然白沙先生聞之面語水曰東所是禪矣但其人氣高且莫攻之恐渠不轉頭無益也據此則白沙先生之非禪又明矣以

爲禪者皆起於江右前輩白沙先生自得之學發於言論不蹈陳言遂疑是禪胡敬軒居業錄有二處一以答東白先生書藏而後發之語爲禪水辨之曰然則中庸博博淵泉而時出之者亦禪矣乎一以靜中養出端倪之語爲禪水辨之曰然則孟子夜氣之所息及擴充四端之說亦禪矣乎蓋人之心天理本體具存梏之反覆則亦蒼無有矣實未嘗無也夜氣養之則本體端倪遂從此見平旦之氣好惡與人相近者是也見此端倪遂從此涵養擴充盛大則天理流行矣何以謂之禪後世必有能辨之者非慮後世人遂以白沙先生爲禪是累白沙先生也恐後世聖者復作遂疑疑之者之未見也至於疑水以理氣合一之說此說蓋自水發之而其存於古訓也孟子曰有物必有則物其氣也則其理也又曰形色天性也形色其氣也天性其理也又曰其爲氣是集義所生者氣其氣也義其理也又前所舉夜氣之所息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者平旦之氣其氣也好惡與人相近理也至於手容恭足容重手足氣也其恭重理也一一合觀之理氣何嘗有二乎今水也與函丈皆老矣故以既不得面請教而以墨卿爲道區區平昔之所欲言三四十年之所積疑者敢以附於起居之後幸

垂詳焉悚息悚息謹啓

同縣五南裏多福
正誦書高重修閣

羅整庵先生存稾卷之一終

侯官楊　浚雪牕總校
侯官張亨嘉慶鈞覆校
閩縣蔣錫珪禹堂分校
侯官吳　敦菜斐分校

儀封張伯行孝先甫訂　受業諸子仝校

序

送大尹胡君濟時還任錢塘序

邑附會府半天下之途所由使軺日往來如織加以習俗傾險又多靡麗可欲之玩能使人目眩而志移爲令於此不亟不徐不震不動期月而聲譽起三年而事功成書所謂有猷有爲有守者此其人也乃今於錢塘令胡君濟時見之夫猷爲所以應務也操守所以立本也三者皆爲政所急其或此長彼短鮮不僨事而厲民必兼有之乃可貴

也然非知道之君子其能兼是三者幾希何哉蓋必窮事物之理通古今之變然後可以擴充其猷爲必明義利之分秉固窮之節然後可以堅定其操守此君子所以貴乎博學而尚志也學不出乎記誦詞章之外則於應務宜有所不周志不離乎富貴利達之閒則於立本宜有所不屑是何望其能有以自見於世也哉如吾濟時其可爲君子人已蓋觀於其政而知其學爲有用也濟時比以其績來獻天官書上考循例還之錢塘鄉郡諸大夫士請余言以贈夫贈者有所增益之謂也濟時以名進士出宰大邑甫及三年而功效已焯焯如此吾方歆羨之不暇何增益之能爲雖然蓋嘗聞聖賢之訓矣曰仕而優則學曰官怠於官成茲亦濟時之所共聞也夫仕優而學不厭者所以爲後日之資官成而志不怠者所以休前日之美濟時方將乘堅策肥以翱翔萬里得無加之意乎尙克紹厥聞以勸以戒而勿忽焉夫何遠之不到也家弟允迪守官於杭得朝夕繼見幸以茲言相與切磋之

贈按察僉事翁君之任廣西序

按察法官也法行於吏而廉平之政修焉法行於民而姦究之徒戢焉其有裨於治不小也秩凡三等而權任惟均凡章疏文移皆得專達於朝廷直施於郡邑其勢之便任

之專故法之行如風之靡草無敢不率其或有所不行非法之弊弊存其人焉耳然余獨念夫法有所不可盡者於翁君朝梁往僉廣西憲事試一言之廣之西重山復嶂林深而箐密谿洞隱曲綿亙數百千里多爲猺獞之所盤據而編氓之逋逃者亦往往藪焉蓋不惟羣蠻之性好惡不常而編氓亦無定志好則求役惡則之蠻此法有所不可盡者一也其地去京師既遠郡邑所在大抵蕭條邊僻凡沿濛而至者非必皆德與才之選也彼其心固有所不樂矣第猶顧戀功名未忍決肆苟其惡不至於大爲民病其能僅足以守乎官常固宜矜恤保持遂其長而略其短則

亦無敢不勵苟繩以一切之法而小小出入或不能容以彼不樂之心將遂肆焉爲一飽之營以決去計而所以病吾民者豈其微哉此法有所不可盡者二也夫官以法名而法有不可盡者如此則將何以處之毋亦公恕之是務乎公以服吏民之心而嚴其在已恕以通吏民之情而盡其在人夫如是雖不盡法法固未嘗廢也將使良吏日多姦民日遠羣蠻聞風亦將革心而向化豈不爲賢按察哉今之按察廣西者固皆通材偉器宜於吏民而吾翁君在大理日久體公行恕克既厥心亦既孚於上下今之往與其同官諸君子師師不怠並流賢譽茲固可豫占哉大凡

同官同年皆有切磋相成之義翁公之之任也余固欲有言而侍御鄭君禹範秋官劉君仲賢何君廷佩又以贈言見屬誠不自知其不敏輒以是言於翁君君其將有合也

送太宰林公考績詩後序

泉山先生林公以太宰統治南都既三載當以其績入奏搢紳之士類有贈言此卷則舊嘗從公翰林者七人相與分韻賦詩以爲公贈者也少宗伯馬公既序其端復侈欽順綴茲末簡狗尾之續祇以厚顏而義有不敢辭者竊嘗觀之三載考績朝廷稽古立法固然然凡大臣以滿考聞者第付之吏部磨勘其資歷而已於所謂績固未嘗深考豈以高明遂從而略之耶蓋任大則體宏位高斯責重能否所繫誠有在於簿書之外者凡平日之一言一行帝心簡在時罔或遺必有考焉孰深於此故三載之考非大臣所以輕重大臣所以輕重其必有道矣惟公德業之美見於搢紳之所詠歌之所紀述者甚富欽順不佞莫能備舉獨觀公在南都三載之間兩章繼上有人所難言者雖一時不無少忤而聖朝卒亮其忠世道轉移厥惟有賴則公之績其待今茲入奏然後有可考見哉故夫以大臣之道事君雖遠去朝廷而功未嘗不被於天下不以大臣之道事君則雖日近清光月效成事

而所務者亦末矣此輕重之所以分也此公之所以重於天下也稽天下之公以慰天下之望聖明允用斯道亦惟舊矣由此占之公又終能遠去朝廷矣乎雖諸公之作詞不一指其於茲義大抵互出而參見云

送何徽州序

國家肇建王業實根本於江南於時軍旅百需所取給者不過數郡徽其一也其民蓋亦勞矣暨天下大定定都金陵而諸郡皆爲近輔聖祖念其民久勞於供億也時賜租稅以休養之繼以列聖寬仁每加意於根本重地於是江南諸郡以富庶稱天下可謂盛哉比年來中外日多事甚非時調發省符下四方者前後相仍雖以富郡如徽亦駸駸入於凋瘁物不能以常盛固其數然也然而撫摩愛護之以復於舊以遠覃聖祖之澤近宣列聖之休非吾人之責其誰責哉當此之時舉其責而付之人者宜不容苟而身其責者宜亦不敢以易視矣吾於何君子敬之行而知徽之民其有賴焉君吾同年友也有疏通之才而持之以慎有愷悌之德而行之以果舉進士未幾才名以聞於當道遂擢御史莅南臺君之爲御史也內攝臺綱整整一時興論推爲老成出清戎籍於吾大江之西寬不容奸猛不自遂其所經歷民者小靡不安之吏常病於不能或能而

未必良良足以裕民而能足以成務有如君者以膺輔郡之寄及其民之凋瘁未甚而爲之悉心力以撫摩之俾生殖以時家給人足內有以用其禮義之俗而外有以應乎公上之求古所謂良二千石君固其選矣夫民猶樹也合抱之樹百年培之而不足一日伐之而有餘如使樹之在山常有培而無伐則其枝葉之峻茂所以庇蔭其本根者不亦遠乎君之行也侍御馬君善徵張君某合同寅諸君子張筵以餞而屬余以贈言余言固無取君無以爲飾牆壁之具則幸矣

送太守曹君之任臨江序

士患無誠心愛民與其才之弗周才與誠合則時無不可爲者蓋其通變宜民之慮常有以和調於法制之中截長補短以爲功因高就下以爲利日計雖不足而歲計則有餘矣彼工於徇時者必將曰時如是法如是吾民雖病吾且如之何哉於是一切以整辦爲心此其人豈不足以致聲稱資進取焉而厲民以自便君子之所不由也余同年友霸州曹君本忠由南京戶部郎中擢臨江太守臨江之士之仕於南京者素知君所以存心所以行事皆相顧而喜曰吾民何幸得此慈父母哉凡吾輩之知君者亦以爲臨江之民之幸君之爲郎戶部也大要主於惜費而便民

法在必行而不爲刻深故人畏而不怨嘗督京庾庾有蠹
皆寤猾君廉得之軍一人徒四人寤弊爲之一清又嘗權
舟淮安其稅兼輸錢鈔數絫鉅萬計有姦民囊橐其閒輸
者苦其邀求而司權者多緣是獲誇弗之察也君首捕實
諸法舟往來者頌焉先皇帝末年嘗從南京戶部之請裁
減冗食歲羸米二十二萬有奇其議蓋發於君於時羣小
沸騰勢洶洶若不但已者君屹不爲動曰茲吾職也敢弗
盡乎君在戶部有年其行事蓋不止此然卽此以觀可謂
有愛民之心而周於才者也臨江之士其相顧而喜相語
以爲慈父母也宜哉夫愛民莫切於寬征此理之不易者
而寬征之說豈惟難行於今日識時務者亦難言之雖然
此說不行終歸於厲民而已其何有於愛況才之爲用正
以濟夫時勢之難而副其心之所欲爲者不然又何貴於
才美才如君其必有以處此矣昔人有言寬之一分民受
一分之賜況積以歲計其爲賜也不亦多乎夫然吾將見
臨江之民莫不有以自給乃心愛戴眞如赤子之慕慈母
而君之聲實茂著自將進於高位豈獨彼工於徇時者之
足以興哉抑臨江號稱大邦而蕩無城郭有備無患茲亦
愛民者之所宜爾心況其利害又不止於一郡而已余鄰
郡人也故因臨江諸君子屬言爲贈旣道其民之所欲而

又瞽及乎此蓋亦脣齒之過慮云

送太守程君之任衢州序

昔陽道州自署其考云撫字心勞催科政拙余嘗以爲拙之一字當爲巧者發爾不然未爲得也夫巧固傷民矣而拙將無瘠其國乎國誠瘠未必有肥民矣何以驗之往年賊瑾用事有司率承望風旨紊年租調之違負者舉之如不及緣此橫取民財一郡多者奚啻十數萬名爲勸借而實則威之以嚴刑徵諸前聞是謂白著吾民皆不堪命而卒無所於告也巧之爲禍其烈如此不可畏哉然推尋事端則凡違負之多未始不由紊政之拙在平時或可牽補一旦事變百出國用且窘元載之策勢將必行斯民安得不重傷乎是知巧與拙皆不可也嘗聞漢宣帝論及良二千石首以政平爲言要之催科之政惟平乃善夫所謂平者豪强不得以苟免貧弱不至於見侵惟正之供取必以其時其非時之調發必不得已則審其輕重緩急而通融之有術如是而已矣夫有地數百里民小大以數十萬計政事之當平者誠不少乃若關於利害之大者宜莫過於催科催科之政平則實惠及民而國用常足上下之情兩得爲郡者庶無負矣今之君子可以此言告者程君汝南非其人乎君初以家學登弘治壬戌進士第授南京戶部

主事歷陞員外郎郎中詳敏寅恭聲稱籍甚當道兼采其
資望爰請於上俾知衢州夫以君存心之良得名郡而理
之其致勞於撫字也必矣而況在戶部日久中閒屢奉堂
劄有事於外服其於民情之舒慘國計之盈縮緩急之際
可恃與否夫孰非其所諳則夫催科之必平不傷於巧不
失於拙又當於君見之矣且爲郡之贍豈無安養教化可
言而顧於催科是講則以大學之教固嘗深致意於理財
也理財之道得然後安養可遂教化可行不然心雖勞竟
何益哉用敢以此告之君以附忠告之義以復其僚友楊
君景奇朱君廷輝輩之請

送參議周君之任廣東序

參議於布政司其任不爲輕矣日與使相處則凡司之政
議率當參決其可否而使實資其助及其時旬宣於郡則
凡郡邑之政治皆得以察其張弛考其得失循與法以申
勸戒而小大趨走之吏莫敢不承其風夫協恭以有爲表
正而無失使善政畢舉而一方蒙福非賢且才者不能也
然則選授之際當道其有弗慎已乎吳江周君行之初以
名進士授行人已而擢給事中凡一入禮科再莅南京兵
科多歷年所其爲人篤於孝友襟懷坦易而博學多能有
所不言言必當乎大體茲膺當道首舉遂拜廣東左參議

之命輿論翕然以爲宜廣東北距五嶺之陽南跨大海其土田肥嫩歲入常厚而魚鹽之利番檣賈舶之珍復充溢於域中以波及於四方四方仰之皆以爲百貨之府故官於其地而能以清白自持者不多見焉傳曰民者邦之本財者民之心官匪其人民心未有不傷者也傷心及本而邦且安賴耶是必得賢監司同秉清明之德以照臨其上然後小大趨走之吏皆將有所畏戢而厲民之事一不敢爲蚤夜孜孜務求所以爲民利者善政之下河決而風行庶幾嶺海之閒永爲樂國近壯四鄰輔車之勢上覽朝廷南顧之憂此余於周公之行不能無厚望也始君薦名禮部余忝試事嘗與聞之及在南京相往還爲密其同寅諸君子因屬余言以爲之任之贈謹有不獲辭者遂爲序云

記

當塗縣儒學重修記

我太祖高皇帝渡江之初首駐蹕於太平武功既成誕興文教亦自太平諸郡始當塗太平附郭縣也縣之儒學則洪武六年其令王俊卽宋尉司舊址撤建後來若楊守仕敏韓令恭亢令霖拓基葺宇時有潤色然大抵皆因舊規師生廨舍四散不整正德五年之夏洪水入焉浸淫久之幾無完宇泮池壇壁射圃荒蕪學因以是徹廬陵周侯統

白南京刑部郎中出守其邦周覽徘徊有意經理會柱史
洗君光以巡按至視而歎曰學校如此何以育才失今不
修他日爲力倍矣遂與侯定議屬任令高鳩工庀材以舉
其事已而洗君滿去柱史廖君約代之實成厥終凡新作
師之廨宇三區區十楹駢列於後堂之後其址則舊爲諸
生號房及社學或遷或易兩得其宜又作號房二十八楹
分列於堂之左右琢石爲梁柱各六以改作靈星門殿廡
堂齋咸加補葺湮者以濬天光洞然蕪者以翦門庭翼然
繚以周垣凡五百餘丈肇工於六年初夏至十月而落成
規制一新觀者咸喜爲費凡白金三百二十兩及食工之

粟皆取諸贖刑人力取之餘夫遠邇均一初未嘗有病乎
民也侯以余同鄉且嘗備員太史乃具其事之本末以授
訓導楊綱來請記焉余惟三君子之所用心非直爲觀美
也以爲學校育才之地必其高明整飭使爲師弟子者居
之而安則其心一無所撓而其爲教也必專爲學也必固
庶幾人才輩出有以維持斯世永抵於平康蓋其用心之
厚如此則凡學於此者豈不知所感發而興起乎昔顏淵
在陋巷之中而獨以好學見稱於夫子今焉學宮完美風
雨攸除陟降興居既安且適則所以進於學者宜何如也
蓋士當窮居之時固當學顏淵之學其本末具

見於魯論惟博文以明之約禮以誠之至於積久而有得焉則心無不存情無不正由是出而效用建功立事參諸禹稷其庶幾矣澤潤乎生民道光於前哲夫然後無負我高皇興學之意諸君修學之勤苟徒規規焉於記誦詞章以爲富貴利達媒斯亦陋矣嗚呼學於此者尚其知所學哉周侯爲政惓惓以敎化爲先蓋有其先都憲公家法而同知泰侯茂通判劉侯卓推官紀侯憲章學敎諭訓導皆贊襄是役惟謹敦匠則經歷周鴻主簿劉孟選財用之出納則委諸義官張喬甯隆法皆得書是爲記

泰和縣儒學重建靈星門記

門以靈星名者尊則文廟次則社稷山川諸壇皆有之然莫詳其所以惟靈星之有祠也遠意者兼取其制名遂因之而立乎相承久矣而莫或正之蓋其愼也吾邑儒學靈星門當值震雷楹之中裂者二勢殊岌岌邑大夫太倉張侯寅以才堪治劇來自宜春甫及數月遂斬而重建之規制率仍其舊而棟梁加壯頒甓加密藻飾加精視大成門殿良稱門舊臨通道民居鄰其前相去僅跬丈許既隘且褻上下胥以爲病者蓋亦有年侯乃徐致其人諭之以禮民輒承命遂以善價庚之得地深若干尺廣百有二十餘尺爰設三屏中隆旁殺石刻泮宮二大字陷置中屏之端

而其孺劣通往來以從人便落成之日則嘉靖丁亥季秋朔也於是歲時朔望有事於廟中也進止周旋行列匪整襟佩濟濟廓其有容人必之祗肅殆有加於前日者矣學師生僉謂茲盛舉也不可以不書乃相率過余請爲之記惟今制天下郡邑皆有學所以惇敎而育才也學必有廟以事先聖先師所以尊道而明統也吾聖人之道高明廣大固有非言說所能形容者然而精麤本末初無二致爲學者必明乎此然後謂之知學爲政者必通乎此然後謂之知政故曰器亦道道亦器也是知一門之建一屏之設雖則形器之麤而至精之理焉往而不在乎故或安於苟簡而漫不加意或務爲侈麗而過用其心皆非理之當也若吾侯今日之舉用壯以易撓闢地以遠褻設屏以致嚴爰聖靈於穆清慰輿情之素歉爲所當爲而心亦未嘗過用非知政之君子其能然乎由是道而推之天下豈復有遺事與過舉乎蓋凡爲學之所講求爲政之所彌綸固皆不出乎事物之外惟物循其則事適其宜則道卽此而行而其爲聖人之徒也無愧矣敢因記侯之績申舉斯義以告之吾黨讀者庶乎其有發云

江西察院題名記

凡公署之有題名其來尚矣原其所以將使後之人覩其

名而求其迹以無失乎取舍之宜政理之資於是乎在非徒紀交承存歲月而已況御史之按行外服事權之重迥非他職可比賢人君子膺受斯寄爲之必以其道其流風餘韻固有漸被於久遠者矣而江西察院乃獨無題名之石使凡赫然可仰之名迹與夫自崇自用者槩泯於無聞非缺典歟嘉靖八年秋仲三原穆君相實被簡命而來勤勵精詳風紀聿振爰以餘力興言及此乃自其所代儲君良材泝而求之至蔡君英而止僅滿百人蔡君來按在天順年中迄今僅七十年而其前無復可考者矣其姓名之幸存者字或未詳邑里年次亦多闕略若以謂必求其備將愈久而愈失之遂據所得僅鐫諸石而虛其左方以俟來者仍來屬記固不獲辭夫人之生也父命之名無貴賤賢不肖一也若夫鄉國之所知碑版之所載則惟其人之貴者而賤者弗與焉高官要職自昔不爲少矣若夫史册之所稱天下後世之所仰則必其人之賢者而不肖者弗與焉然則御史之所自爲賢者果安在也其身正則不猛而威大體得則不煩而理時措審則百度惟貞所謂流風餘韻之遠被者非若人而何今題名之石既立以此三者求之而有合焉則其人皆我之師也以此三者來之而靡合焉則其人亦我之資也穆君惓惓之意實惟在此後之

君子其心不亦有同然者乎書云三后協心同底於道詩云庶幾夙夜以永終譽誠如是豈惟大江之西十有三郡之民長受其賜所以裨益國家之政理亦多矣察院舊在按察司左今之所在乃廢府承奉司數年前嘗爲巡撫都院比裁革巡撫官乃奏請更定於此隨宜增損規制益備而舊廨則改爲南昌道云

迎曦樓記

自余家西岡之下北行二十餘里里名曰大瑞有山來自西北巍然雄峙狀若駝象然左右之山如趨如附谿流映帶風氣完深凡依山高下以居者皆宋端明學士忠穆鄭公之裔也其族屬既眾屋之爲廳爲堂爲樓者凡數十所有樓名曰迎曦則處士宗儆君所建蓋正寢南向是樓在其左而面東其下爲房宗儆君夜則休焉雞鳴而起登樓而坐以思夫晝之所當爲者既得其理則開窗而迎望而蒼蒼焉而耿耿焉曰出而大明焉於是乃出而從事習以爲常故樓以迎曦名也其從子端典於余媚家間屬爲之記嗟夫日月代明而爲晝夜然夜者人之所息凡應事接物以供其職分蓋莫不在於旦晝也自夫玩愒者言之彼於朝曦暮景之升沈固漠然不以介意夫豈知宙宿之義所繫甚重而坐以待旦又聖人之所以爲天下後世法者

歟卽名樓之意以推宗倣君之爲人其立身治家克勤無怠有足槩見者矣視世之玩時愒日者可同日語耶抑君之所見或未止此在易之晉貞坤而悔離其大象云君子以自昭明德夫明出地上雖愚夫愚婦莫不覩其象也惟君子觀之則能反求諸身而知所用力焉故夫視聽言動無敢不由於禮誠懼夫明德之或昏也宗倣君行義稱於鄉族方慎修而未已殆有得於觀象名樓之表者乎是可書也故不辭而爲之記若樓之規制與夫勑造之費則在所可略云

師稷軒記

泰和澄江之南數里直周道之右其地名小棠州巖氏世居之環巖氏之居皆沃壤歲收常特厚巖氏之彥有名稼字景暢者隱居西岡之下西岡距故居良遞景暢歲時督僮奴耕種希復外慕以給仰事俯育之需祭祀賓客之奉有餘積焉嘗軒西牖以爲游息之所扁曰師稷用表其志且實其名也余從叔用昂與之有連景暢因以求記余惟后稷之故見於經傳者可考矣蓋其自能食時已有種植之志及長當唐虞之際實爲農師書記帝舜申命之辭曰棄黎民阻饑汝后稷播時百穀此其職也至其後世子孫則從而追頌之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爾

極由是觀之其功德豈不盛哉景暢之志似矣然不得位無以見其及人之功顧名其軒曰師稷意豈以深耕易耨致穫穫之獲爲師稷之實耶蓋余聞之善學古人者當觀其所用心孟子曰稷思天下有飢者由己飢之也雖其居位任責義所當然而用心之厚蓋可想見誠以稷爲師將必推其有餘以補鄰里鄉黨之乏惟力所及無務自肥則雖不必有稷之功而所存固無愧矣景暢積而能散其殆庶幾乎抑余又聞之古之善學者舉一隅則以三隅反詩云誕后稷之穡有相之道茀厥豐草種之黃茂今夫人欲之私吾身之豐草也天理之公吾身之嘉穀也師稷之茀豐草反而得克己之義焉師稷之種黃茂反而得復禮之義焉於以和身睦室有餘師矣稼穡云乎哉景暢勉旃夫天理不有諸身而己私紛見於事則夫耕耨雖勤穀粟雖多殆難免乎齊景公吾得而食諸之慮矣景暢生衣冠之族閑詩禮之訓有孝弟之美其必能勉於是哉軒之規制與夫向背之宜觀覽之勝吾不能悉亦有不必書者姑因從叔之命申其義以復景暢俾置之壁閒以自考焉

節孝堂記

成化丙午之秋吾鄉大疫死者或一家數人媚丈曾君汝厚有二子瑛璇數日閒相繼死惟一孫曰旦方孱然君慟

哭殆不可生曰吾老矣而天降茲酷罰吾將疇依壯者且不保是孱然者其又可恃耶時曰旦之母蕭氏年方二十有三乃乘閒從容寬慰君曰瑛與叔大不幸至此然有新婦在翁幸無憂養老字孤新婦之責也新婦所不能終事而敢有二志者神明殛之君慨然雪涕而與曰新婦能然吾有望矣蕭自是屏絕膏沐避嫌遠疑恒獨處深閨勤紡績以助甘旨日謹視其遺孫而隨事訓飭之孤稍長則遣從師學問蓋於今二十年矣於是曰旦既已成立娶婦生子君亦安蕭之養年踰七袠而精健不衰鄉人之賢者皆云蕭孺人秉節堅貞卒成其子又能孝養勇姑使忘其無子之戚以享有壽康雖旌典未可猝干然有善弗彰殆非鄉閭之義也會曰旦作堂數楹以奉孺人乃相與落其成而扁其楣曰節孝曰旦遂介其婣家余族兄欽師求記於余余讀孟子書至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未嘗不深思而詠歎也曰嗟乎天理之在人心者微矣一得失之閒而爲人爲獸爲君子爲小人貴賤之相縣榮辱之相去奚啻千里世衰俗薄雖名爲讀書之士往往陷溺其良心而不自知今孺人以一婦人女子乃能盡節於其舅姑盡繩克修本心不失是豈獨賢於憂之子之無裳者而已哉古昔盛時閨門之內必有師傅之教況乃刑于

之化流自王宮是以女德多貞風俗醇粹今去古益遠內教不修人欲橫流莫能自制而深山長谷之中猶有知禮守義如孺人者人心天理固自有不可泯滅者歟我國家著令婦有守節不移年踰五十者有司以聞輒賜旌門之與孺人節甚著而年未及少需歲月賢有司當在不遺今者揭扁高堂蓋諸君子善善之誠惟恐不速道固並行而不悖也余也非才猥以風教爲職事有關於風化者采錄表章固其分也矧曰旦之請圖所以光昭其母氏之大德者甚愜乎故不辭而爲之記孺人出吾邑宻溪名族近世徙居永源云

閑齋記

齋以閑名志希聖也聖誠而已矣吾之得於天者未嘗不與聖人同也反之身而顧有未誠焉非以邪之爲累耶然則安可不致夫閑之之功邪既閑誠斯存矣是故喜怒哀樂有心則有之視聽言動有身則有之方其受命於天之初固已皆有當然不易之則渾然實理之充足無假於外求也奈何百體既具眾欲滋生心有蔽而常偏行無檢而日繆由是離眞而卽妄以人而滅天而其違聖人也或幾於霄壤矣蓋邪之爲累如此不有以閑之可乎夫閑閾也所以止物之出入者也是故私意萌於內必嚴以防之使

其無閒可出可欲之物引於外必嚴以禦之使其無閒可入蚤其大無忽其小愼於始無懈於終主宰日益精明則羣邪自當遠退渾然實理之在我者斯無失乎受命之初而凡視聽言動之形喜怒哀樂之發其有弗當焉者鮮矣其視聖人不待閑之而自無不閑不待存之而自無不存雖非所可驟及要其爲道豈有二哉雖然言之非艱而閑之惟艱也在昔孔門諸賢孰不以聖人爲的而學之得其道者顏氏子之外不多見焉觀其四勿之語奉以終身以至於怒之不遷過之不貳此則閑邪存誠之明驗也然非其燭幾之明決幾之健何以及此故欲從事於閑邪者窮理必精而制行必果庶幾明與健之兼至以克充其志哉

余友弋陽汪君器之天分甚高求道尤敏其智既足以及之矣方日思所以守之乃以閑名其讀書之齋以識其所有事以余嘗共講乎斯學也屬爲記之惟君學識才猷著聞天下今官爲宗伯之貳蓋已蔚然負經綸康濟之望矣齋名甚美誠朝夕顧諟而每加之意焉將其德業所就庸可量乎余與君同起鄉科又與君叔兄石潭少宰同登進士兩京聚處猶兄弟然晚以論學之同相與彌厚斯齋之記竊不勝其愛助之誠君其必有取也

題跋

題宋元祐幸學詩卷後

宋元祐幸學詩作者皆當時宰執侍從文學之臣凡七十二人人一首試國子祭酒豐清敏公豫焉遂屬祕書李格非序之而以鐫諸石迄今正德辛未垂四百四十年矣余始獲觀寫本於清敏十三世孫封春坊諭德西園君所蓋封君之先人方伯公初得版本於葉文莊公襲藏惟謹封君因別爲寫本圖刻梓以傳今其嗣子原學以宮諭莅南京翰林院奉迎以至因出示余詩後有文莊及諸名公題跋二十餘首皆取諸葉氏封君所得則自方石謝公始蓋因其時以搆其事而懼元祐之不終因其時以求其人而幸君子之有後諸公健筆可謂盡之然余考之七十二人中講讀之員凡六而清敏亦兼侍講先是程叔子嘗有言曰君德成就責經筵元祐未幾變爲紹聖竅言之易入良由君德之未明耳豈其時經筵講說徒應故事雖賢如清敏曾不得專且久以致其功耶嗚呼其可爲永鑒矣封君梓行是詩固欲以奉揚先烈然有子如宮諭將必於清敏有光余竊嘉之敬書於其後

題王改齋手翰

故翰林編修改齋王宜學平生磊落大節雖遠方俗子莫不知之若夫庸言細行率求無愧於聖賢之學吾黨或未

必盡知也此卷乃其手筆凡十有三帖皆與其倩張律景陽者所致畧惟道義始終無一私昵語凡世俗營營功利事未嘗輒汙簡牘非其志之素定養之素密其能然乎夫願學聖賢者無隱顯無鉅細無久暫惟誠惟一而後能有所致改齋其有見於此矣吾黨之士得此卷而閱之則知其庸言細行一無所苟不但其大節之磊落而已景仰當何如哉景陽學敏行端夙有佳譽蓋誠知所取法以余爲改齋知己特奉此卷請識一言余初識改齋於文字間契闊久之始獲一會輒欣然叩其所得因謂近時講學者其說不一只爲心性二字難明改齋深以爲然顧行役匆匆未及究竟又兩年而改齋逝矣使其尚在余得與之下上其議論未必不歸於一也今其手筆亦有及余講學之說者開合數四感歎無已景陽其亦有以識余意也夫

銘

思齋銘有小序

友人張君主貴名其齋曰思余不敏蓋嘗從事於斯而略知其說矣爲之銘曰

有貴於己人人所同物或能蔽思無不通苟惟勿思徇欲忘返上智下愚於焉而遠嘉我良友忠信爲基反觀內省以類而推視聽貌言喜怒哀樂當幾必研有動斯獲膏粱

非旨文編非華寶茲天爵其貴曷加箕範輒書訓詞炳若
要匪徒聞斯爲善學一心既立萬善畢陳敢銘齋壁以贊
日新

贊

自贊有小序

余近得良工爲寫家慶圖幷寫此像日月逾邁不覺四
十年矣傳稱四十君子道明德立之時竊有愧乎斯言
因書數語以自勵時爲南京國子司業已得請將奉老
父還鄉期以晨昏之暇溫習舊聞庶幾乎少有進爾弘
治甲子十二月朔旦整菴識

入官一紀惟是隨羣行年四十爰始有聞厥聞伊何聖人
可學昔豈不聞汎焉靡覺今其覺矣洞矚聖心川流山峙
日照月臨人有古今心無彼此何以存之曰惟敬耳敬非
有物要在不忘存久斯熟而外以方顏安屢空曾慶三省
立志宜堅用工宜敏前途修短何慮何猜此生難得尚勿
虛哉

墓表

益陽羅氏松山墓表

益陽羅君肖衡早失父事其母郭孺人甚謹孺人享年八
十以卒葬其邑西二十里松山之原今十有七年矣肖衡

恆痛念二親之潛德弗章思有以表著於墓道及其嗣子
嗣秀以例升太學乃授之書俾請余文刻焉余既舊交且
宗家固宜無辭於文於時屬公私糾紛則辭以不暇比余
省覲還任嗣秀已注選而歸肖衡復寓書其從弟太學生
肖元俾申前請余無以復辭也肖衡自爲狀云初祖號雲
鑒翁當宋建炎二年自廬陵巖下來居益陽八傳而至大
珍生贈南京光祿寺典簿允恭寺簿生詩教教生考諱高
字時升別號竹軒考氣豪志遠不屑意生業業舉子擅名
邑校校諸士皆推重之叅赴鄉科不偶天順癸未膺貢入
太學旋子內艱服闋之京遇盜於繁昌至月子河遂卒時
成化丙戌十二月十三日也年止四十有四妣出同邑舊
族天性純樸言動無所苟綜理家事尤密中年寡處子女
皆未成人惟一女奴代給薪水復遭歲歉幾不自存所親
欲令就產於鄉妣泣且言曰不幸夫罹奇禍所以忍不即
死者爲此遺孤一旦置之村莊與樵牧伍烏望其能世先
業終不聽頹垣破屋處之裕如衣食婚嫁百需悉力經營
兼資紡績既而豪鄰有覬覦其居地者勢不能遏乃攜諸
孤幼往依外家以居時從叔憲使安尚從公食亟令肖衡
從之學學成中成化庚子鄉科旋復舊廬妣心良慰然以
前此哭泣之過漸至喪明肖衡方卒業京師聞妣動須扶

持遂決意歸侍周旋膝下凡十餘年一旦呼肩衡囑以後事且諭之曰他日居官務以忠愛爲本下至僮僕輩一一呼而慰之翼旦遂卒殆若前知然者考姚生年皆永樂癸卯考四月五日姚十月六日也子惟肩衡一人初任淮安府通判陞金州知州以禮致仕女四人壻符善懷曹燉胡伯川國子生蔡國聰孫男二嗣秀其長次嗣才孫女二壻陳仕學許栻俱邑庠生狀簡而文末復深致其懇余讀已爲之惻然有動於中既以悲竹軒之不幸及詳觀其孤寡之所以自立以克至於今日休又信夫天道與善之必然也夫吉凶禍福之在人固有常理然二五交運萬變不齊人之遇之未必皆偶故君子或有時而得禍此其所以爲不幸而可悲也余雖未知竹軒如狀所稱亦可想見其大致而其始終之際乃如此於余心能無惻乎自竹軒既沒門戶日以蕭條孤兒寡婦人固得而欺之矣孰知屈以時信晦以時顯不旋踵而光復舊物且有以垂裕後昆俾寺簿之宗於茲復振其福慶之集又如此良由孺人克盡爲婦爲母之道兼心不二教子以成所以逭承乎天者有其地也是則必然之理信惟影響而適然之數亦惡足多置疑於其閒哉吾是用具書其事而推其所以然以爲羅氏松山墓表

墓誌銘

成都府同知仕李君墓誌銘

成都府同知李君致仕家居者七年年五十八正德丁丑
五月十一日以疾卒余其同年進士也聞訃則走哭於其
家弔其寡孤問其喪具而退既踰月其孤燦等奉監察御
史李君師文狀來請葬銘余不文念於君之葬也無能爲
助遂勉從其請君諱儀字公著別號虛息其先鎮江丹徒
人曾祖福洪武初徙實京師始占上元籍祖惟善父元昭
皆有隱德君自幼穎敏疆學善記弱冠從故方伯吳秋堂
愛易爲門下多士稱首弘治壬子以應天學生領鄉薦明
年會試中式廷對賜同進士出身歷知江西之新昌山東
之冠同知四川成都府中遭家艱者再居官前後不能以
十載而皆有名初至新昌值寇賊羣行即躬練兵民爲備
民驚徙者皆招使復業聲張實副卒能上下相係寘積民
盧希淵於法及其諸子境內震服臨江王張二姓格鬬王
殺張一子懼罪乃殺丐者三人稱爲己子以誣張察訊不
得其情後乃屬君君問死者皆有婦邪各以婦氏對徐檢
視黃册驗諸死者及婦名氏張具有之王一無有也於是
刑王婦婦即吐實曰受僱來爾事乃白冠俗死者多從火
化君求不食之地爲漏澤園以與民葬埋俗由是變勸學

禮士補助貧乏士民皆歸心焉其爲同知嘗攝守重慶時劇賊某者率其黨蔽江而下人情洶洶君百方備禦江兩岸皆置疑兵旗幟鮮明金鼓之聲相屬盜相顧叵測竟潛遁天全六番二招討以荼利相讎殺往來道阻播州當嗣宣慰者與其庶兄不相能日尋干戈騷動四鄰監司皆檄君廉問至則一引大義責之且婉爲開導遂皆感悟頓首謝不遑願受約束還報監司皆迎勞以禮然君素羸弱頻涉危險勞瘁甚病且作遂以致仕請堅請而後得之家居清約無異寒士而綜理詳密雅好吟詠有虛息豪若干卷藏於家配王氏子男四長鰲先卒次卽鱗次鱗習舉子業次鮪女三長適王知州子儒次適倪主事子霆次適張有政子志孫男二祖夢祖繩女二君於義利能知所取舍既終母喪父又疾篤兄子求分異卽請悉以家產與之播州贈粟千金見卽辭去此皆有足稱者葬以某年某月某日墓在某縣某里某山之原銘曰學優乃仕光於榮試爲柔爲剛應變不常宜仕而止式全其美居逸而勤以詒厥孫其存孔厚而嗇於壽沒也不亡詒此銘章

祭文

祭三江先生毛文簡公文　丙戌春

嘉靖更化朝多老成一其心力以洊休明公作春鄉首嚴

邦禮既飭既周神人具喜心勞身病夢繞南雲里門未入
凶訃遽聞嗚呼哀哉學博而醇文清而婉德厚才充識精
慮遠賢科首選謙約自持居無妄動進必循資甫陟桂坊
孰甘余沮竟長詞林孰非吾與經筵陳說亹亹其恭文場
校閱濯濯其公乃佐銓曹遂睽八座多事之秋有聲無過
馳驅萬里捧日而升化成可待壽顧弗增嗚呼哀哉議禮
之難古今所病猶幸殘經頗存明證品節有稽民志斯定
公之忠勤於斯爲盛懋官懋賞恩則非私病妨朝謁位許
暫辭錫之溫詔春浹肝脾豫期平復來勤勿遲公竟不來
皇心孔盡官豈不高用其未極易名孔令恤典載申光昭

青史一代全人欽順無能辱公同楊過賴公消善資公長
星霜屢易乖隔恆多尺書往復不廢琢磨爰及晚年幸問
史事筆削方殷去留復異從茲一別再見無期溯風承訃
有涕漣洏頃值家艱荒迷失度薄奠寫忱後時爲負嗚呼
哀哉

祭楓山先生章公文　丙戌春

嗚呼天高日朗公之襟懷地負海涵公之問學德容之溫
潤則甘雨和風氣象之尊嚴則泰山喬嶽萃精誠於月窟
天根悟至理於鳶飛魚躍亹亹焉無時不勤休休焉無日
不樂此欽順之於公蓋未易極其形容而麤能道其大略

者也公之發身則聽歌鹿鳴省元甲榜吉士裴聲公之歷
官則翰林編纂評刑僉臬司成六館然而滿考之書恆少
居閒之日甚長惟公論之交附肆屢騰於薦章朝廷方急
於用賢由司成三遷而正位宗伯公尤篤於自信自南雍
一退而終老故鄉此欽順之於公蓋未易詳其本末而麤
能道其行藏者也藻思雄文忠言讜論折獄惟明誨人靡
吝何王金許上溯程朱正傳斯在之死弗渝其所未爲付
之猶子出入門牆殆多良士謂公宜壽千百爲期云何一
旦失此人師欽順初涉仕途公方高臥竟以非才忝爲公
佐夕炙晨熏膏枯起惰巨海纖鱗欣然自賀研窮性命商
略古今何違何近何淺何深奉違彌久懷仰無任屢憑過
客貽我好音聞訃南銓亟圖遣奠家閒驚心弗果如願奄
罹大故孤露煢煢迄茲叅歲徒抱微誠墓道春風青回宿
草翼翼新祠柏題蘭橑敬遣頑兒祇薦蘋藻短詞無文中
忱是倒嗚呼

祭大司馬王陽明先生文　戊子冬兒弟同舉

惟公才周萬務學本一心氣蓋古今量包湖海紹斯文之
墜緒躋斯世於平康豈惟眾所同期誠亦公之自任遭逢
昌運服在大僚屬時望之方隆胡仙游之遽爾固有光於
建立曾未究夫經綸偉矣希文天章遼邈勞哉諸葛渭曲

淒涼愚也弟兄夙欵風義交游以世氣味攸同宦邸論文不在盈尊之酒歸途講學猶存隔歲之書約信頓乖盡傷何已素幃伊邇薄奠斯陳有烟精靈鑒比誠意嗚呼哀哉

同福堂藏書
正誼堂叢書

侯官楊　浚雪滄總校
侯官張亨嘉燮鈞覆校
長樂游大廉清卿分校
閩縣高景崧又申分校

羅整庵先生存稿卷之二終